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 萨特小说选

[法] 萨特 著 郑永慧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 萨特小说选

[法] 萨特 著 郑永慧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萨特小说选 / (法) 萨特著; 郑永慧译.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605-7658-9

I. ①萨… II. ①萨…②郑… III. ①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2815 号

书 名 萨特小说选  
责任编辑 王玮玮 荣 西

---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张 23 字数 32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7658-9 / I · 277

定 价 38.00 元

---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一个领袖的童年 / 1

厌恶 / 63

墙 / 265

卧房 / 286

艾罗斯特拉特 / 313

闺房秘事 / 329

## 一个领袖的童年

“他穿上小天使服装，可爱极了。”波蒂埃太太对妈妈说：“您的小孩真乖，他穿上小天使服装，可爱极了。”布法迪埃先生把吕西安拉到两膝中间，抚摸着他的臂膀：“真是一个小女孩，”他微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叫雅克莲？吕西安娜？还是玛尔戈？”吕西安脸涨得通红，说：“我叫吕西安。”他对自己不是个小姑娘，也有点动摇了：许多人搂着他亲吻的时候总叫他小姐，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穿着蓝色的长袍，有薄纱翅膀，露出两条赤裸的臂膀和金黄色的卷发，真是可爱极了。他害怕人们突然决定他再也不是一个男孩了；尽管他抗议，没有人听他的；他们也不准他脱下袍子，只除了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早上一醒过来，他就发现袍子放在床尾；白天他要撒尿时，他必须像妮内特那样撩起裙子，他还要压着脚跟坐下。所有的人都会管他叫“漂亮的小公主”；也许我真的变成一个小姑娘了吧。他觉得内心充满柔情，简直有点使人感到恶心；他的嗓音又尖又细，从他的嘴唇里发出来；他弯着臂膀，把花儿献给所有的人；他很想亲一亲他自己的肘弯。他想：这一切都不能把它当真。他很高兴这一切都不能把它当真，可是在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他才真正玩得高兴哩：那一天，人们把他扮成小丑，他同里利一起又奔又跳又叫，最后藏在桌子底下。他的妈妈拿她的长柄眼镜轻轻地打了他一下。“我为我的小男孩感到骄傲。”她长得又宏伟又漂亮，是所有女客中最肥和最高的一个。他走过铺着白台布的长餐桌，正在喝香槟酒的爸爸把他抱起来，对他说：“小娃娃！”吕西安很想哭一场而且说：“噯！”他要了一杯桔子水，因为那是冰冻的，人家不许他喝。最后人家只在一个小杯子里倒了一点点。桔子水有一种黏糊糊的味道，完全不像想象中那么冰冻，使得吕西安想起来他病得

厉害的时候喝过的蓖麻油桔子水。他呜咽起来，觉得自己在汽车里能够坐在爸爸和妈妈当中是值得快慰的一件事。妈妈紧紧搂住吕西安，她的身上穿着的都是绸缎，又暖又香。汽车内部不时变得像粉笔那么白，吕西安眨了眨眼睛，妈妈别在胸衣上的紫罗兰从黑暗中显现出来，吕西安突然闻到它的香味。他又呜咽了几声，可是他觉得身上有点润湿而微痒，只不像桔子水那样黏糊糊。他喜欢在他的小浴缸里玩水，让妈妈用橡皮海绵刷身体。有时父母让他躺在爸爸和妈妈的卧房里，像他还是婴孩时一样；他哈哈大笑，把小床的弹簧弄得轧轧作响，爸爸说：“这孩子过分激动了。”他喝了一点橙子花水，瞧见爸爸只穿着衬衫。

第二天吕西安肯定自己忘记了什么。他记得很清楚他做过的梦，他梦见爸爸妈妈穿着天使衣裳，他裸着身体坐在便壶上，在敲着鼓，爸爸和妈妈围绕着他飞舞，他做的是一场噩梦。可是，在做梦以前，还发生过一些事情，吕西安一定是醒过来了。他尽力回想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又长又暗的隧道，只有一盏蓝色的小灯照明，好像在他父母房间里晚上点燃的小电灯。在这个蓝黑幽暗的隧道深处，有个东西在移动——那是白色的东西。他坐在地上母亲的脚下，抓住他的鼓。妈妈对他说：“宝贝，为什么这样瞧着我？”他低垂了眼睛，边敲他的鼓边叫喊：“嘞！嘞！塔啦啦嘞！”可是她只要一转身，他立刻仔仔细细地打量她，仿佛他是头一次见到她。她穿的那件织有玫瑰花的蓝袍子，他非常熟悉，也非常熟悉她的脸。不过这一次似乎完全不同。蓦地里他相信他达到了目的，只要他再想一想，他就能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了。隧道出现灰蒙蒙的光线，可以看见有东西在移动。吕西安害怕了，发了一声喊，隧道马上消失。妈妈问他：“你怎么啦，我亲爱的小宝贝？”她跪在他身边，神情很不安。“我在玩哩，”吕西安说。妈妈身上很香，可是他很怕妈妈碰他，他觉得妈妈的样子很古怪，他的爸爸也一样。他下定决心以后永远不再在他们的房间里睡觉了。

以后的几天，妈妈没有发现什么。吕西安整天都穿着裙子，同平时一样，他以一个小男人的身份同她闲聊。他要她给他讲《小红帽》的故事，妈妈抱他放在膝上。她对他讲起大灰狼和小红帽的老祖母，她抬起一只指头，满脸微笑却又非常严肃。吕西安注视着她，问她：

“还有呢？”有时他摸摸她脖子上的发卷，他没有听她讲故事，怀疑她是不是他真正的母亲。她讲完故事以后，他对她说：“妈妈，讲讲你是小女孩时的故事吧。”妈妈就讲了，不过也许她在撒谎。说不定从前她是一个小男孩，人家给他穿上袍子——就像前天晚上给吕西安穿的一样——她就继续穿着袍子，装出女孩子的样子。他轻轻抚摸她的美丽的臂膀，在丝绸衣服下面，那臂膀就像牛油那么温柔。要是脱掉妈妈的袍子，会发生怎样的事呢？或者让她穿上爸爸的裤子呢？说不定她马上会长出一脸胡子来。他用尽全力紧紧抱住妈妈的臂膀，他仿佛觉得她会当着他的面变成一个可怕的畜生——或者变成一个长着胡子的妇女，就像在集市里看到的那个一样。她张开嘴巴哈哈大笑，吕西安瞧见她的红舌头和喉咙深处，觉得十分丑恶，他真想吐一口痰进去。“哈哈！”妈妈说，“你搂得我真紧，我的小男人！紧紧搂住我吧，你越爱我就越搂得我紧。”吕西安拿起她的一只戴着银戒指的美丽的的手，吻个不止。可是第二天，他坐在便壶上，她坐在他旁边，握住他的手，对他说：“用力屙呀，吕西安，用力屙呀，我的宝贝，我求求你。”他猛然停止屙屎，带点气喘吁吁地问她“你至少总是我的妈妈吧？”她对他说：“小傻瓜，”同时问他能不能很快就拉出来。从这天起吕西安就确信她在演戏，他再也不对她说等他长大以后要娶她了。可是他还不太清楚这出戏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很可能一些强盗在月黑风高的夜里到来，把爸爸和妈妈拿走，把现在的两个放在床上。或者他们是真的爸爸和妈妈，可是白天他们演的是一种角色，到了晚上却又完全变了样子。因此圣诞节前夜，他从睡梦中惊醒，看见父母将玩具放到火炉里，他也不觉惊异。第二天他们说起圣诞老人，吕西安假装相信他们，他心里想他们是在演戏，玩具一定是他们偷回来的。二月里他害上了猩红热，觉得好玩极了。

病好以后，他养成了扮演孤儿的习惯。他坐在草地中间，在一棵栗树底下，满满地抓了两手的泥土，心里想：“我会成为一个孤儿，名字叫作路易。我已经六天没有吃饭了。”女佣人热尔梅娜叫他吃中饭，他在饭桌上继续玩他的游戏，爸爸和妈妈一点儿也没有发觉。他被一些强盗收容了，强盗们想把他培养成为扒手。他只等吃完中饭，就设

法逃走而且要去告发他们。他吃得少，喝得不多，因为他在《护守天神客店》一书里读到过，一个饿坏了的人第一次吃饭时必须吃得很少。真有趣，所有的人都在演戏：爸爸和妈妈在扮演爸爸和妈妈；妈妈装出苦恼的样子，因为她的小宝贝吃得太少了；爸爸装出读报纸的样子，还不时对着吕西安的脸晃动一只手指说：“轰隆隆，小家伙！”吕西安也在演戏，可是到了后来他到底演什么他自己也糊涂了。演孤儿吗？还是演吕西安？他注视着那只长颈大肚子玻璃瓶，有一道红色的小光线在水底跳舞，爸爸的手肯定在玻璃瓶里面，那手硕大无朋而且发着亮光，手指上还有短短的黑毛。猛然间吕西安觉得那只玻璃也在扮演玻璃瓶。他吃得那么少，到了后来他饿了，下午他饿得那么厉害，不得不偷了十来只李子来吃，差点儿吃出消化不良。他想他扮演吕西安已经够多了。

不过他又无法不演吕西安，他觉得他无时无刻不在演戏。他真想变得像布法迪埃的样子，又难看又庄重。布法迪埃先生每次来吃晚饭，总要俯下身子吻妈妈的手，嘴里说：“亲爱的夫人，向您致敬。”吕西安站定在客厅中间，带着崇拜的心情仰望着他。可是对吕西安来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庄重的。每当他摔了一跤，隆起一个瘤来的时候，有时他停止哭泣，自己问自己：“难道我真的跌痛了吗？”这时候他觉得更凄凉，就加紧放声大哭起来。有时他边吻妈妈的手边说：“亲爱的夫人，向您致敬。”妈妈就用手弄乱他的头发，对他说：“这不好，我的老鼠，你不该嘲笑大人。”这使他感到十分沮丧。只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五，他才感到自己有点了不起。在这两天，有许多女太太来探望妈妈，其中总有两三个穿丧服的；吕西安喜欢穿丧服的妇女，尤其是她们中有大脚板的。他喜欢大人，因为她们十分可敬——他从来不愿去想她们到了床上就忘记了小男孩所做的一切玩意儿，目前由于她们身上穿着许多衣服，又是黑色的，使人无法想象衣服下面有什么。她们一聚在一起，就什么都吃，什么都谈，连她们的笑声都很庄严，真像在望弥撒时一样美好。她们拿吕西安像个大人物似的对待。库凡太太把吕西安抱在膝盖上，摸摸他的腿肚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标致可爱的小宝贝。”接着她又查问他的爱好，她亲他，问

他将来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有时他回答说他要做一个像贞德那样伟大的将军，要从德国人手中把阿尔萨斯和罗兰抢回来，有时他又说想当一名传教士。他一直在说话，而且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贝斯太太是一位高大而肥壮的妇女，嘴上有一小撮小胡子。她把吕西安翻倒，一边呵他痒痒一边管他叫：“我的小娃娃。”吕西安很高兴，快活地嘻哈大笑，被逗痒得把身子乱扭。他想象自己是一个小玩偶，给大人们玩的可爱的洋娃娃，他很愿意贝斯太太给他脱光了衣服，给他洗澡，把他像个橡皮小娃娃那样放在一个小摇篮里睡觉。有时贝斯太太说：“我的小娃娃，她会说话吗？”说着她就猛然一按他的肚子，吕西安装成一个机械小玩偶一样，捏紧喉咙发出一声：“哇！”他们两个都笑了。

每星期六都来家吃中饭的本堂神甫问他是否很爱他的妈妈。吕西安很爱他的俊俏的妈妈和强壮而善良的爸爸。他回答：“是的。”一边说他一边盯着神甫，神气像一条好汉，使得大家都笑了。神甫的脑袋像个覆盆子，又红又布满疙瘩，每个疙瘩上都有一根毛。他告诉吕西安这样的回答非常好，是应该永远热爱他的妈妈；接着他又问吕西安妈妈和天主他更喜欢哪一个。吕西安马上想不出答案来，他只晃动他的鬈发，用脚向空中乱踢，嘴里喊道：“嘞，塔啦啦嘞，”可是大人们已经继续谈话，仿佛他不存在一般。他奔到花园里，从后门溜了出去，带着他的白藤小手杖。当然，吕西安不应走出花园，这样做是禁止的；平时吕西安是一个乖孩子，可是这一天他违背了命令。他带着敌意瞧着那一大丛荨麻；很明显这是禁止进入的地方：墙壁乌黑，荨麻是一种可恶的有害植物，一条狗正好躲在荨麻下面值勤；这地方散发出一种混合着植物、狗屎和热酒的气味。吕西安一边用手杖鞭打荨麻一边喊：“我爱妈妈。我爱妈妈。”他看见荨麻折断，可怜巴巴地吊在那里，伤口淌着白汁，白色而有绒毛的脖子折断的时候散成丝缕，他听见一个孤寂的小声音在叫喊：“我爱妈妈，我爱妈妈。”一只蓝色的苍蝇在嗡嗡地叫，那是一只屎苍蝇，吕西安很害怕。一种不能闻的、强烈的、腐臭而宁静的气味充满了他的鼻孔。他不断地说：“我爱妈妈”，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奇怪，他蓦地感到极端恐怖，转身一口气逃回了客厅。从那一天起，吕西安明白了他并不爱妈妈。他并不因此而感觉

有罪，可是他对妈妈加倍地亲切，因为他认为必须终生装出热爱父母的样子，否则就是一个坏孩子。弗勒里埃太太发觉吕西安越来越亲切体贴，恰巧这年夏天打起仗来，爸爸从军去了，妈妈在痛苦中得到吕西安这样关心爱护，感到很幸福。每天下午，她由于心里难受而到花园的帆布躺椅上休息，吕西安总奔回去找一个垫枕，塞进她的脑袋下面，或者在她的腿上铺上一条毯子，她半推半受地笑着说：“这样我就太热了，我的宝贝，你真乖！”他热烈地吻她，吻得气都喘不过来了，还对她说：“我的妈妈！我的妈妈！”然后走过去坐在栗树下面。

他念了一句：“栗树！”然后慢慢地等待。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妈妈躺在阳台底下，缩得很小，埋藏在令人窒息的深沉静寂中。空气中散发着炎热的青草气息，本来可以做一场在原始森林中探险的游戏，可是吕西安没有心思玩耍了。空气在墙壁的红顶上颤动，阳光向着地上和吕西安的手上射出灼热的斑点。“栗树！”真叫人气恼：吕西安对妈妈说：“我的漂亮的妈妈！”妈妈立刻微笑起来；吕西安管热尔梅娜叫：“火枪！”热尔梅娜立刻哭了，而且到妈妈面前告状。可是尽管叫“栗树”，什么也不会发生。他不由得嘀咕道：“该死的树！”他仍然放心不下，看见那树动也不动，他大点声音重复：“该死的树！该死的栗树！你等着瞧，你等着！”他踢了栗树几脚。可是栗树动也不动，平静得仿佛是木头一般。晚饭桌上，吕西安对妈妈说：“你知道吗？妈妈，那些树都是木头做的。”他边说边做出惊奇的样子，通常妈妈最喜欢的了，可是当天中午妈妈没有收到信，她冷冷地说：“别做出傻样子。”吕西安变成一个打碎一切东西的孩子。他把所有玩具都弄破，为的是要看看它们是怎样制造的，他拿爸爸的旧刀片割破了安乐椅的扶手，他弄翻了客厅里的塔纳格拉陶土女塑像，想搞清楚塑像内部是不是空的，里面有东西没有。他散步的时候，就用手杖砍断花草，而每一次都使他深深地感到失望，因为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很愚蠢，它们都不真正地存在。妈妈经常指着花或者树问他：“这叫什么？”吕西安摇摇头回答：“什么都不是，它并没有名字。”这一切都不值得人去关心注意。最有趣的莫如拉断蚱蜢的脚爪，因为它会像只陀螺般绕着你的手指旋转；如果你揪它的肚子，它就射出黄色的奶油来。不过可惜蚱蜢

不会叫喊，吕西安很想伤害一个会叫的畜牲，它痛了就会叫喊，比如一只母鸡就是，但是他不敢接近母鸡。弗勒里埃先生在三月份就回家了，因为他是一个领导，将军对他说，他回去当工厂的领导比在战壕里当个普通士兵要有用得多。爸爸发觉吕西安完全变了，他说他再也不认识他的小家伙了。吕西安处在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他懒洋洋地回答问题，他总是用一只指头来挖鼻孔，或者他向手指吹气，然后闻闻手指，而每次叫他做事总得哀求他。现在，他单独一人上厕所，只不过他将厕所门半掩着，妈妈和热尔梅娜不时走过去鼓励他。他一连几小时坐在马桶上，有一次，他厌烦得睡着了。医生说 he 长得太快了，给他开了一些滋补药。妈妈想教吕西安一些新的游戏，吕西安却认为他现在玩得已经够好了，归根结蒂所有的游戏都差不多，总是那么回事。他经常赌气，这也是一种游戏，而且是很好玩的游戏：使妈妈痛苦，自己则满怀悲愤，耳朵变得有点聋，紧闭着嘴，眼睛朦胧看不清，而内心则温暖而舒适，好像晚上在被窝里闻到自己身上的气味一样；这种时候他感到自己在世界上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吕西安的赌气已经成了习惯，有时爸爸用嘲讽的口气对他说：“你又赌气了。”吕西安听了就哭着在地上打滚。妈妈接待客人的日子，他还经常到客厅里去，可是自从他的鬈发被剪掉以后，大人们就不太关心他，除非教训他或者给他讲些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每当他的表兄里利为着躲避轰炸而同他的漂亮的母亲贝尔特姑妈到费罗勒来的时候，吕西安高兴万分，想教里利游戏。可是里利只顾憎恨德国佬，而且他有些地方还像个婴孩，尽管他比吕西安大六个月；他的脸上有雀斑，他对许多事情都不能清楚理解。不过吕西安还是把自己是一个梦游病患者的事秘密告诉了他。有些人在晚上从床上爬起来，一边睡觉一边说话和走路，这是吕西安在《小探险家》一书里读到过的；他认为在晚上必然有一个真正的吕西安真正地走动、说话和热爱他的父母，只不过一到了早上他就把一切都忘记了，他又装出吕西安的样子罢了。起初，吕西安对这件事只是半信半疑，可是有一天他们走到那些荨麻附近，里利把他的小便露出来给吕西安看，对他说：“你瞧它多大，我是一个大孩子。等到它完全长大以后，我就是个男子汉，我要到战壕里去打德

国鬼子。”吕西安觉得里利非常可笑，他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把你的拿出来看看，”里利说。他们互相比较，吕西安的小一点，可是里利在弄虚作假，他把自己的拉长了。“我的最大，”里利说。“对的，可是我是个梦游病患者。”吕西安平静地说。里利不知道什么是梦游病患者，吕西安不得不向他解释。解释完了以后他思忖：“原来这是真的，我真是一个梦游病患者。”想到这里他真想大哭一场。他们同睡一床，大家商量好：第二天晚上里利整夜不睡，观察着吕西安怎样起床，记下吕西安所说的一切。“过了一会儿你就把我叫醒，”吕西安说，“让我看看我是否还记得我做过些什么。”到了晚上，吕西安睡不着，只听见里利在尖声打呼噜，不得不叫醒了里利。“掷骰子。”里利咕嘟着说。“快醒过来，里利，我从床上起来的时候你应该观察我。”里利结结巴巴地说：“让我睡觉。”吕西安摇晃他，伸手进去睡衣里面捏他，里利手脚乱动了一会儿，终于醒了过来，睁开眼睛，古怪地微笑着。吕西安想起了他爸爸答应给他买一辆自行车，他听见了发动机的呼啸声，然后，突然间，女佣人走了进来，拉起窗帘，已经是清晨八点了。因此吕西安永远不知道他在晚上做过些什么。仁慈的天主知道，因为仁慈的天主能够看见一切。吕西安跪在祈祷凳上，尽量做出乖孩子的样子，希望他的妈妈在望完弥撒以后会赞美他，可是他憎恨仁慈的天主，因为仁慈的天主知道关于吕西安的事情比吕西安更多。天主知道吕西安不爱他的妈妈和爸爸，知道他装出乖孩子的样子，知道他晚上在床上摸他的小便。幸喜仁慈的天主记不得这许多事，因为世界上的小男孩多的是。吕西安只要拍一下额头，说声：“皮科坦”，仁慈的天主立刻会忘记他所看见的一切。吕西安也尝试使仁慈的天主相信他热爱他的妈妈。他不时在脑子里想：“我多么热爱我亲爱的妈妈呀！”他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小角落不甚相信他的想法，仁慈的天主当然是看得见这个小角落的。在这种情形下，天主就是胜利者。有时，一个人的思想也可能同他的说话完全一致。只要很快地说一句：“啊！我多么爱我的妈妈。”说得清清楚楚，脑子里就会出现妈妈的容貌，心就会软下来，就会迷迷糊糊地想：仁慈的天主在瞧着你，然后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了，整个人仿佛浸沉在柔情蜜意中，耳边响着：“妈妈，阿妈，姆

妈。”当然，这只是一刹那的事，如同吕西安试着把一张椅子站在两只脚上一样，也不能持久。不过，要是恰好在这一瞬间，你说一句：“帕科塔”的话，那么仁慈的天主就会彻底改变：他只看见善的一面，你做的好事永远铭记在他的记忆中。可是吕西安对这种游戏已经玩腻了，因为这样玩耍费太大的劲，而且到头来谁也不知道仁慈的天主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吕西安再也不去关心天主了。他初领礼体那一天，本堂神甫说他是整个教理问答课中最乖和最虔诚的小男孩。吕西安的悟性很高，记忆力很好，只是他的头脑里全是雾水。

星期天是一个雨转晴的天气。吕西安同爸爸在通往巴黎的公路上散步的时候，霞雾散开了。他穿着他的那套漂亮的海军服装，在路上遇见了许多爸爸工厂里的工人，他们都同爸爸和吕西安打招呼。爸爸走到他们身边，他们说：“您好，弗勒里埃先生。”又说：“您好，小先生。”吕西安很喜欢这些工人，因为他们是大人，而且同别的大人不同。首先，他们管他叫先生；其次，他们都戴鸭舌帽而且都有一双大手，手的指甲剪得很短，皮肤皴裂，模样儿好像经常在忍受痛苦。他们是些负责的人，同时却很恭顺。吕西安不该扯布里戈老爹的胡髭，爸爸会因此而骂他的。然而布里戈老爹却脱下鸭舌帽来对爸爸说话，爸爸和吕西安仍然戴着他们的帽子，爸爸用带着微笑的粗声粗气同他说话：“我说，布里戈老爹，快要抱孩子了吧，什么时候出生呀？”——“月底吧，弗勒里埃先生，谢谢，弗勒里埃先生。”布里戈老爹满脸高兴的样子，他不敢像布法迪埃先生那样拍打吕西安的屁股一下，还管吕西安叫癞蛤蟆。吕西安憎恨布法迪埃先生，因为他很丑。吕西安一见到布里戈老爹就满怀同情而且想做个好孩子。有一次，散步归来，爸爸把吕西安抱到膝上，跟他解释什么是领导。吕西安想知道爸爸在工厂里是怎样对工人说话的，爸爸向他示范，声音完全变了。“我也会成为领导吗？”吕西安问。“当然会啦，小家伙，我培养你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么我领导谁呢？”——“唔，我百年以后，你就要成为我的工厂的主人，你就领导我的工人。”——“可是他们也会死的呀。”——“那么，你就领导他们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会叫人服从你和爱戴你。”——“我怎样才能叫人爱戴呢？”爸爸想了一想然后

说：“首先，你得熟悉他们每个人的姓名。”吕西安深深地感动了，等到工头莫雷尔的儿子到他家来报告他的父亲被切断了两只手指的时候，吕西安就能既严肃又温柔地同他说话，敢于盯住他而且管他叫莫雷尔。妈妈说她有一个这么善良和富于同情心的小男孩真值得自豪。后来，战争结束了。爸爸每天晚上都高声读报，大家都谈论俄国人和德国政府，还有赔偿问题，爸爸指着地图告诉吕西安一个个国家，吕西安度过一生中最烦闷的一年，他宁愿战争还在继续，现在大家都好像无所事事，科凡太太眼中的光芒也消失了。一九一九年十月，弗勒里埃太太送他到圣若瑟小学当走读生。

在院长神甫热罗梅的办公室里气温很热。吕西安站在院长神甫的安乐椅旁边，把手放在背后，厌烦得不得了。“妈妈会很快就回家吗？”可是弗勒里埃太太还不想马上回家。她坐在一张绿色安乐椅的边沿上，挺起丰满的胸脯对着院长神甫。她说话说得很快，声音悦耳动听，每当她满腔怒气而不愿意表露出来时声音就是这样子。院长神甫说话慢吞吞的，所说的每一个字在他的嘴里似乎比在别人的嘴里更长些，可以说，他把每一个字都吮吸一下，就像吮麦芽糖一样，然后把它们吐出来。他向妈妈解释：吕西安是一个好小孩，很有礼貌，读书用功，只可惜他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弗勒里埃太太说，她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她以为改变环境会对他有好处。她问：至少他在课间休息时间总玩玩吧。善良的神甫回答：“唉！夫人，他对游戏似乎不大感兴趣。有时他很爱吵闹，甚至闹得很厉害，不过他很快就厌倦了。我认为他缺乏恒心。”吕西安想：“他们说的是我。”他们是两个大人，拿他做谈话的题目，就像他们谈战争，谈论德国政府，或者普安卡雷<sup>①</sup>一样。他们的态度很严肃，为他而发生争辩。可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使他感到快乐。他的耳朵里充满他妈妈的优美悦耳的说话，以及院长神甫的吮吸过而且黏糊糊的话，他真想哭一场。幸亏上课的钟声响了，他获得了自由。可是在地理课上，他的神经仍然十分紧张，他向雅坎神甫请求让他上便所，因为他需要活动。

---

<sup>①</sup> 普安卡雷是当时法国总统。

起初，厕所里凉爽，静寂和好闻的气味使他安定了一点。为了问心无愧，他蹲了下来，虽然他并不想大小便。他抬起头，读门上涂满的文字。有人用蓝铅笔写着：“巴拉托是臭虫。”吕西安微笑了：这话说对了，巴拉托的确是臭虫，他长得矮小，人家说他根本不长高，或者几乎不长高，因为他爸爸人矮小，差不多可以算是侏儒。吕西安不知道巴拉托看见过这句题词没有，他想大概没有，否则这句话早就被抹掉了。巴拉托会吮吮手指，然后用湿手指去抹，直到所有的字都消失为止。吕西安有点幸灾乐祸地想象四点钟时巴拉托要到厕所里来，退下他的天鹅绒小短裤，就看见了“巴拉托是臭虫”。也许他从来没想到他自己就是这么渺小的吧。吕西安决心在第二天上午课间休息时管他叫臭虫。他站了起来，看见右边墙上用同样的蓝铅笔写着：“吕西安·弗勒里埃是一支高大的芦笋（笋）”。他仔细地把这行字全揩掉，然后回到课堂里去。“这句话说对了，”他环顾同学们心想，“他们比我都矮。”他觉得浑身不舒服。“高大的芦笋”。他坐在他的用安的列斯群岛木头制作的大写字台前面。热尔梅娜在厨房里，妈妈还没有回家。他在一大张白纸上写了“高大的芦笋”几个字，为的是纠正错别字。可是他太熟悉这几个字了，以致看了后再也不能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他叫喊：“热尔梅娜，我的好热尔梅娜！”——“您又要什么了？”热尔梅娜问。——“热尔梅娜，我要您在张纸上写上：吕西安·弗勒里埃是支高大的芦笋。”——“您疯了吗，吕西安少爷？”他用双臂搂住她的脖子。“热尔梅娜，亲爱的热尔梅娜，行行好吧。”热尔梅娜笑了，在围裙上揩了揩她的油腻的手指。她写的时候，他并不看她，写完以后，他把纸片带进卧房，长时间地凝视。热尔梅娜的字迹尖细，吕西安仿佛听见一个生硬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高大的芦笋。”他心想：“我是高大的。”他感到羞愧万分：他的高大就同巴拉托的矮小一样，别的孩子都在他的背后吃吃地笑他。这就像有人对他施行了魔法：到目前为止，他认为同学们从高到矮是很自然的事。可是现在，他觉得似乎有人猛地一下迫使他在今后的一生里必须高大。晚上，他问父亲如果一个人出尽全力去想，能不能变得矮小一些。弗勒里埃先生回答不能，弗勒里埃家族的人个个都是高大强健的，吕西安也不例外。吕西安失

望了。等到他妈妈为他塞好被子以后，他又从床上起来，走过去照镜子。“我是高大的。”可是他白费心思地左瞧右瞧，总瞧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既不像高大，也不像矮小。他稍为撩起睡衣，看见了自己的双腿，脑子里立刻想象出科斯蒂尔对埃伯拉说：“喂，你瞧芦笋的两条长腿，”这使他感觉很古怪。天气寒冷，吕西安哆嗦起来，又有人说：“芦笋起鸡皮疙瘩了！”吕西安高高地撩起睡衣，他们全都看见了他的肚脐眼和肚子下面的部分，他急忙奔回床，钻了进去。他把手伸进睡衣下面时，他猜想科斯蒂尔一定看见了，他会说：“你们瞧，高大的芦笋在干什么！”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兴奋激动，不断地低声说：“高大的芦笋！高大的芦笋！”直到手指下面产生又酸又痒的轻微感觉为止。

以后的几天，他很想请求院长神甫让他坐在课室的后面，那是由于布瓦塞、万克曼和科斯蒂尔都坐在他的后面，看得见他的后颈背的缘故。吕西安自觉有后脖子，可是他看不见，而且经常忘记它。每当他尽自己所能回答神甫的提问，和背诵唐迭戈<sup>①</sup>的台词时，别的孩子都在他的背后注视着他的后颈背，他们可以一边吃吃地笑，一边想：“脖子真瘦，他有两根声带在脖子里。”吕西安竭力提高嗓音来表达唐迭戈的受辱心情。他可以随意指挥他的嗓音，要高就高，要低就低；可是他的后颈背始终在那里，静静地毫无表情，就像一个人在休息一样，而巴塞看见它。他不敢更换座位，因为最后一排是保留给又懒又笨的学生的；他的劲背和肩胛一刻不停地发痒，他不得不没完没了地搔痒。吕西安发明了一种新游戏：早上，他像大人似的坐在浴盆里洗澡的时候，他想象有人从钥匙孔里偷看他，这人有时是科斯蒂尔，有时是布里戈老爹，有时是热尔梅娜。于是他向四面八方转身，使得他们能看见他的各方面；有时，他把屁股对着门，四肢爬地，使得屁股凸出来，样子非常可笑；布法迪埃先生悄悄地走过来给他灌肠。有一天，他正在厕所里小便，突然听见了撕裂声，原来那是热尔梅娜在用光蜡来擦走廊里的餐具柜。他的心停止了跳动，轻轻地开了门走了

---

① 唐迭戈，高乃依的剧本《熙德》中的人物。他被儿子的情人的父亲当众打了一下耳光，认为奇耻大辱。

出去，他的短裤褪落到脚跟，睡衣卷在腰部。他不得不跳跃着前进，却也没有失去平衡。热尔梅娜抬起非常平静的眼光望着他：“您这是在作麻袋赛跑吗？”她问。他愤怒地拉上裤子，奔回自己的床上。弗勒里埃太太感到非常痛心，她经常对丈夫说：“他小时候多么聪明伶俐，如今你瞧他的那副傻样；多可惜！”弗勒里埃先生心不在焉地望了吕西安一眼，答道：“那是年龄的关系！”吕西安不知怎样处理他的躯体才好，他总觉得这个躯体不征求他的同意就向四面八方同时存在。吕西安很乐意幻想自己有隐身术，后来他又养成了习惯专门在钥匙孔里偷看别人，一来是为了报复，二来是想看看别人在不自觉的情形下是怎样长成的。他看见过母亲洗浴的情形。她坐在浴盆里，神情似乎昏昏欲睡；她一定是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躯体，甚至自己的容貌了，因为她以为没有人在看她。海绵在她的松弛的肉体上自动地移来挪去；她的一举一动都是懒洋洋的，看来好像她要在半当中停下来一般。妈妈用肥皂在一条毛巾上摩擦，她的一只手消失在两腿之间。她的脸很安详，几乎带点忧郁，她一定是在想着别的事情，想着吕西安的教育或者普安卡雷总统先生。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她就是这粉红色的大肉团，这个搁浅在陶瓷浴缸内的庞大躯体。另外一次，吕西安脱掉鞋子，爬上阁楼。他看见了热尔梅娜。她穿着一件绿色的长睡袍，一直下垂到脚跟。她对着一个小圆镜在梳头，懒洋洋地对着自己的镜影微笑。吕西安突然想哈哈大笑一场，不得不匆匆忙忙地爬了下来。然后他对着客厅里的穿衣镜装出微笑，甚至做鬼脸，片刻以后，他突然感到十分恐怖。

吕西安最后终于完全入睡了，不过没有人觉察这一点，只除了科凡太太，她管他叫她的睡美人；一个空心球抵住他的嘴巴，使嘴巴张开，他既不能把球吞下去，也不能咳出来：这就是他在打呵欠；他剩下单独一个人的时候，那空心球就胀大起来，温柔地抚摸着他的上腭和舌头；他的嘴巴大大地张开，眼泪滚下他的脸颊：这是最舒适的时刻。他在厕所里也没有这样开心过。另一方面，他很爱打喷嚏，因为打喷嚏能使他清醒过来，他醒过来片刻，兴奋地打量四周一下，又陷入昏睡状态。他学会了识别各种不同的睡眠方法：冬天，他坐在壁炉前面，把脑袋伸向炉火，等到脑袋烤得通红时，它一下子就变得空空